

※ 工 作 方 法 丛 刊 ※

打破旧的平衡 建立新的平衡

上海人民出版社

·工作方法叢刊·

打破旧的平衡 建立新的平衡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

· 工作方法丛刊 ·

· 打破旧的平衡 建立新的平衡

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上海蘇州路31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登記證出001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张 13/16 字数 22,000

1958年6月第1版

1958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0,001—40,000

統一書号：2074·96

定 价：(6) 0.11 元

封面設計：任 斌

“工作方法叢刊”序言

罗竹風

半年以来，形势发展很快。我們每天都在前进，但总是感觉赶不上形势发展的速度。这一方面因为人們的認識还不能和客观完全相适应；另外一方面，工作方法不对头也有一定的影响。

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这条总路綫总结了我国几年来社会主义建設的經驗，反映了客观事物发展的規律，集中地体现了我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和迫切要求。我国六亿人民在全民整风和建設高潮当中，已經表現出一种破除迷信、思想解放、精神奋发、所向披靡、敢想敢说、敢作敢为的高尚风格。用这种共产主义的高尚风格迎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高潮，必然会推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使人們的思想也得到更加彻底的解放。

在这人民群众干劲冲天、一日千里大跃进的新形势下，工作方法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工作方法也是客观事物的反映，通过革命实践不断地丰富它、发展它，就可以反轉来指导革命实践更迅速地向前发展。深入实际，依靠群众，随时打破右傾保守思想，站在运动的前面，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成为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促进派，这就是正确的方向、正确的态度和

正确的工作方法。相反地，不深入实际，不依靠群众，不是向前看而只向后看，按照常规办事，这样就必然会給工作带来危害。工作方法是否对头，决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速度非常重要。因为我国一穷二白，经济、文化都还比较落后，并且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阵营还存在，这样就不允许我们象老牛破车那么慢腾腾地前进，而是要求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在钢铁和主要的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把我国越快越好地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

整风一年来，群众和干部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出现了许多先进的工作方法，突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如此反复更替，大大推动了各项工作前进。这些先进的工作方法，是群众和干部智慧的结晶。有的还在萌芽状态，有的还比较粗糙，有的还不够完整，有的已经成套了。问题在于怎样把它们集中起来，加以系统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所出的“工作方法丛刊”，正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在这一方面的需要。这套丛刊准备有系统地出十几本书，专门论述有关工作方法的问题。例如：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种试验田，解决又红又专的问题；抓两头，带中间；通过参观、展览、现场会议，点面结合；领导干部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及时发现問題，及时解决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放手发动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先进工作方法。

这套丛刊的每一本书，都环绕着一个中心，有理论，有实

际,理論和实际密切結合,可以帮助讀者了解而且掌握先进的工作方法,把它們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以便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因为是一本一本地出下去,讀者可以自由选择,当然也会感到方便的。

这套叢刊的出版,是貫徹“開門办社”的方針的結果,虽然难免有些缺点,但方向是正确的。只要方向对了,通过实践,取得經驗,努力改进,今后一定会出版更多的好書。

1958年6月

目 錄

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	“人民日报”社論(1)
計劃向哪个方向平衡?	“四川日报”社論(7)
平衡解	“解放日报”評論(12)
上海鐵路管理局打破旧的平衡, 建立新的平衡	何 璠(15)
新的矛盾和新的平衡	王 沛(18)
积极組織新的平衡	陈之衍(28)
力爭新的平衡	大 可(30)

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

“人民日报”社論

最近以来,报纸上陆续发表了許多振奋人心的消息:許多省份不是十年内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提出的任务,而是决心用五年、六年、七年的时间去完成;許多省市的地方工业,在今后五年内不是计划增长百分之几十,而是增长几倍。比如甘肃省决定全民动手,自力更生,在五年内使地方工业总产值比现在的增长十六倍到十九倍,赶上或超过全省的农业总产值。这种种消息表明:这些地方和这些部門的领导人員,已經冲破了旧思想的束縛,敢于大胆地提出新任务,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促进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跃进。他們的思想現在已經赶上前去,因此旗帜鮮明,干劲十足。这种情况,是符合于当前国内外有利的形势,也是符合于广大人民群众的願望的。

但是,对于已經到来的工业农业大跃进的局面,对于許多省市和部門大胆提出的任务和指标,有些人却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惧。他們一方面感到高兴,但是另一方面又怀疑許多省市和部門能够达到自己提出的积极指标,并且担心由此而破坏国民經济的平衡,会出现許多不平衡,会弄得一团糟。在他們看来,从容不迫,平衡发展,才是正常的現象,而快步向前,有

先有后，就是不正常，就是特殊。

是不是平衡就可喜，不平衡就可怕呢？事实并不是这样。列宁在“談談辯証法問題”中写道：“对立面的統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則是絕對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絕對的一样。”这中間所說的“均势”就是平衡，它是相对的；而不平衡則是絕對的。毛主席在“矛盾論”中也明确地指出：“無論什么矛盾，矛盾的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暫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則是不平衡。”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这篇著名的講演中，毛主席又說：“所謂平衡，就是矛盾的暫时的相对的統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說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統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統一成为不統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統一。这就是我們計劃經濟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統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調整。”这就是說，任何事物，不平衡是經常的絕對的，平衡則是暫时的相对的，而且只在一定条件下实现的。这也就是說，任何事物在发展中存在矛盾，出現不平衡，完全是正常的現象，而平衡，矛盾的統一，才是特殊的現象。有些人恰恰相反地理解這個問題，他們就不能不陷进形而上学的泥坑。

客观的无数事实却不断地向我們証明，群众的积极性和創造性，新生的力量，时时刻刻在向旧的事物冲击，向旧的定額、旧的指标、旧的規章制度挑战。这就是先进和落后的竞争，新事物和旧事物的竞争。在这个竞争中，旧的平衡一定要被冲

破，不平衡一定要出現；不平衡經過調節，然後再達到新的平衡，事物也就前進一步。我國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無論在工業和農業之間，在原材料工業和加工工業之間，或者在建設和生活之間，總的說是社會生產和社會需要之間，不斷地出現過許多不平衡；但是，經過國家計劃的適當調節，不平衡就達到了新的平衡，國民經濟也就迅速地向前發展了。

從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這是事物發展的規律。任何事物經過“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這種螺旋式的反復，也就不斷地得到發展。客觀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只能因勢利導，無法任意改變。人們的思想如果違反了客觀規律的要求，就一定不能把事情办好，只會把事情办坏。

在這方面我們有過許多經驗教訓。以1956年的例子來說，這一年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在三大改造高潮的帶動下，得到了蓬勃的發展：工業總產值增長了31%，農業生產在受到嚴重的自然災害的情況下仍然增長了4.9%，基本建設完成了五年計劃工作總量的三分之一，這顯然是一個很大的躍進。但是，那時候有一些人被這種躍進所造成的國民經濟迅速發展中的不平衡狀態惊呆了。他們只看到這種不平衡所引起的某些在進步中不可避免的暫時的困難，以為這也困難，那也困難，簡直惶恐得很。這就是因為他們對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缺乏正確的了解，對黨和廣大群眾克服困難的力量缺乏足夠的估計，因此就錯誤地提出了“反冒進”的口號，給當時正在蓬勃發展的群眾高潮潑了一瓢冷水。現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高潮又已經來到，我們應當接受以往的經驗教訓，採取正確的態度

和正确的方法。

正如党中央几次指出过的，实现每一项任务，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使事情作得快一些，好一些；另一种方法是使事情作得慢一些，差一些。人们对于平衡问题的两种看法，两种态度，也就往往产生两种不同的工作方法。一种是积极的方法，就是竭力支持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新生事物的生长，让落后事物赶上先进事物；另一种是消极的方法，不信任也不依靠群众的力量，不关心以至压制新生事物的生长，让先进事物去迁就落后事物。很明显，前一种工作方法可以使我们的事业发展得快一些和好一些，后一种工作方法只能使我们的事业发展得慢一些和差一些。我们应当坚决采取前一种工作方法，完全抛弃后一种工作方法。

上面所说的两种工作方法，表现在计划工作方面，就是两种平衡的方法。一种方法，是采取积极的态度解决不平衡，不断地提高落后的指标和定额，使它适应于先进的指标，向先进的定额看齐，这是积极的平衡。另一种方法，是采取消极的态度解决不平衡，总是企图压低先进的指标和定额，使它迁就落后的指标，向落后的定额看齐，这是消极的平衡。积极平衡和消极平衡，这是计划工作中两种互相对立的方法，它是人们两种互相对立的思想方法的表现。要做到积极平衡，就必须充满热情，时时刻刻注意并且主动地去发现先进的和新生的事物，就必须走出办公室，到群众中去，信任和依靠群众的力量，而不是只关起门来计算数字。

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对于生产和需要之间，这

一部門和另一部門之間，這一地方和另一地方之間，是需要組織平衡的。讓不平衡自流地發展，就可能使國民經濟的某些部分發生彼此脫節的現象，這當然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也是不許可的。我們計劃經濟的優越性，正是表現在我們能夠經常地對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活動進行調節，完全避免象資本主義世界那樣必然要發生的經濟危機，並且加快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我們承認事物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不平衡現象是經常的絕對的，並不妨礙我們去組織新的平衡。相反，正是因為經常存在着不平衡，我們就必須時時刻刻做調整工作，組織平衡。這裡，問題的中心在於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和什麼樣的方法。採取積極的態度和正確的方法去組織平衡，我們就成為促進派；如果採取消極的態度和不正確的方法去組織平衡，就成為保守派，並且有成為促退派的危險。

在目前討論和制訂 1958 年計劃的時候，我們特別要重視組織平衡的方法問題。重慶鋼鐵公司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例子。這個公司原來的軋鋼能力大於煉鋼能力，煉鋼能力又大於煉鐵能力。在第一次制訂 1958 年生產計劃的時候，他們根據落后環節組織平衡，結果總產值比去年只能增長 5 % 弱，鋼產量只能增長 10 % 弱，鋼材產量只能增長 5 %，成本只能降低 3.6 %。後來，他們發動職工討論，決心突破落后環節，根據先進環節組織平衡，結果總產值比去年增長 8.5 %，鋼產量增長 17.86 %，鋼材產量增長 11.71 %，成本降低 7.2 %。這就說明，用消極的態度和方法去組織平衡是錯誤的，只有用積極的態度和方法去組織平衡才是正確的。

有人認為，用積極的態度去組織平衡，會使得各方面都緊張起來。這誠然是必然要發生的事情。落後要趕上先進，先進要更加先進，當然會緊張起來。讓新生事物生長得快一些，讓旧有事物滅亡得快一些，當然要緊張起來。但是，難道我們能夠安於我們國家在經濟上和文化上的落後狀態而不迅速加以改變嗎？如果我們不安於落後狀態，就必須加緊努力，急起直追。我們必須時刻記住：從國外狀況來說，世界上還有帝國主義存在，它們是不甘心於失敗的，它們必然要作垂死的掙扎，我們必須鼓足革命干劲，同它們爭時間，比速度，在工業農業和其他方面趕過它們，充分保障我們國家的安全。從國內狀況來說，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任務還沒有全部完成，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還只能說剛才開始，只有再經過幾十年時間的刻苦奮鬥，當我國的社會生產力充分地發展起來的時候，我們才能擺脫在經濟文化方面的落後狀態。因此，我們必須緊張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現在多緊張一些，將來就可以少緊張一些；如果現在不緊張，將來就可能很緊張。

為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勝利，我們必須反對庸俗的平衡論，或均衡論，反對消極的平衡方法。從庸俗的平衡論的思想束縛中解放出來，我們也就敢於躍進了。

（原載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報”）

計劃向哪個方向平衡？

“四川日報”社論

工業生產要不要大躍進？能不能大躍進？敢不敢大躍進？在這個嚴重的問題面前，有兩種對立的思想進行着鬥爭。這兩種思想鬥爭，當前突出地反映在制訂生產計劃的時候，對待平衡有兩種不同的態度。一種是主張按照落后的環節來組織平衡，另一種主張按照先進的環節來實現平衡。前一種態度屬於促退，後一種態度則是促進。重慶鋼鐵公司黨委在審查今年生產計劃的時候，推翻了消極平衡計劃，堅決地當了促進派，這是一個革命的躍進。

對待計劃平衡為什麼會出現促進派和促退派呢？從重慶鋼鐵公司的情況看來，它導源于許多重要的問題。因為促進派和促退派之間有着不同的看法，所以面對同樣的事實得出了根本不同的結論。

首先，在對待 1956 年工業生產高潮的經驗教訓方面，在促退派看來，1956 年的計劃訂得“冒了”，弄得各方面都很“緊張”，費了很大力氣，也沒有完成計劃。他們因此得出結論說，計劃最好還是訂低一些，寧可將來多超額。他們借口“穩”來掩蓋自己害怕緊張、企圖過輕鬆日子的爬行思想。促進派的看法則完全不同。在他們看來，1956 年計劃在某些方面雖然訂得

高了一些，帶來了一些緊張，但也帶來了革命干劲。尽管 1956 年沒有完成国家計劃，但生产的增長是惊人的。在这一年，全公司的生产总值增長了 22.85%，鋼增長近 50%，鋼材增長 35.29%，除开 1955 年新建大型煉鋼車間完工投入生产这一因素，这个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年。由于这一年生产的飞跃发展，才使得公司能够提前一年完成第一个五年計劃。因此，他們認為：即使沒有完成計劃，也是光荣的。相反，那种想不费好大力气、輕輕鬆松地超额完成国家計劃，倒是不光采的行为。

促进派敢于跃进，按照最积极的生产因素制訂平衡計劃，而促退派則始終顧慮重重，突不破消极平衡，还在于促进派看到了在群众当中蘊藏着的无穷无尽的潛力；而促退派看到的則只是一些死的数字。重庆鋼鐵公司早在去年 9 月份就按照 1957 年的計劃水平和当时的生产情况，編制了在 1958 年把鋼和鋼材分別提高 27% 和 17% 的幅度的生产計劃。当时，在人們看来，这个指标不为不高，速度不为不快。但去年四季度，經過整风运动，职工覺悟大大提高，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漲，工人們創造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成績，使生产跃进了一大步。結果 1957 年全年实际产量，不仅大大超过了 1957 年的国家計劃，也超过了預訂增長 17%、27% 的原編 1958 年的生产計劃。对于这样的事实，促退派仅仅把它看成是一个“偶然”的現象，仍然相信紙面上的数字。尽管他們坐在办公室里一算再算，兩次修訂計劃，仍然突不破原来的圈圈，把原有的生产不平衡狀況，看成是不可逾越的雷池。但促进派与此相反，他們从四季

度生产上的非凡成就中，看到了职工群众在整风之后表现出来的奔向社会主义的革命热情。他们坚信，依靠群众的社会主义的热情和由此而来的创造力量，就可以改变生产上的落后环节，达到先进的积极的平衡。因此，他们敢于制订积极的平衡计划，并运用他们在整风中学到的一套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把计划交给群众，向群众指出奋斗目标，摆明困难，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发动群众人人想办法来克服落后，发掘潜力，向先进环节看齐。

重庆钢铁公司要实现积极平衡的计划，的确有巨大的困难。由于设备不平衡的限制，重庆钢铁公司所需要的生铁有三分之二以上要依靠外厂供应。对待这个困难的态度，促进派和促退派也有根本的分歧：促退派认为，这个问题不是本单位所能解决的。因而对待困难束手无策。促进派并不回避困难，当他们在看到困难的同时，还看到了另外一面：他们不仅看到了本单位而且看到了全局。他们认为，在当前飞跃的形势下，不仅本单位需要跃进，其他厂矿也在大跃进；特别是今年本省地方炼铁事业将有飞跃的发展，这就为克服生铁供应不足的困难提供了可能性。不仅如此，他们鉴于目前地方小炼铁厂缺乏技术力量，生产水平不高，如果抽调本厂技术人员去帮助小铁厂提高技术，就可以大大发挥小厂潜力，既帮助小厂发展了生产，又可以解决本企业原料供应不足的困难。这样相互促进，克服困难的的可能性就可以成为现实。因此，他们对克服困难，勇气十足，信心百倍。

从上述情况看来，问题是很明显的了。促进派和促退派之

所以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有着不同的結論，就因为促退派所看到的只是事物落后的、消极的一面，而看不見事物先进的、积极的一面；只是看到了困难，看不見克服困难的因素。归根結蒂，一个是向前看，一个是向后看！

在工业生产中，无论是企业与企业之間，也无论是企业内部各个部門之間，总是不断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怎样对待呢？刘少奇同志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會議上代表党中央所作的祝詞中就指出：“生产是永远处在发展变动的状态中的，新的生产技术不断地代替着旧的生产技术。因此，在任何时代，在任何生产部門中，总是有少数比較先进的生产者，他們采用着比較先进的生产技术，創造着比較先进的生产定額。随后，就有愈来愈多的生产者学会了他們的技术，达到了他們的定額，直至最后，原来是少数先进分子的生产水平就成为全社会的生产水平，社会生产就提高了。”少奇同志的这段講話，不仅指明了先进与落后之間的相互关系，而且也揭示了生产发展的一般規律。

平衡总是相对的，暫时的，有条件的；不平衡則是絕對的、永恒的。平衡就是生产上的相对均衡；不平衡就是生产上自始至終都存在着矛盾。有矛盾就有斗争，有斗争才有发展。促退派主張把計劃建筑在落后的环节上，进行消极的平衡，實質上就是迴避矛盾，迴避斗争，不要前进。积极平衡之所以可貴，就在于他們承認矛盾，堅決斗争，大力促进。因而他們敢于从陈旧的平衡中跳出来，大胆地依照最积极的因素組織平衡，为先进事物开辟道路。